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一〇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

話說賈政進內，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，又見了各位王爺。北靜王道：「今日我們傳你來，有遵旨問你的事。」賈政即忙跪下。眾大臣便問道：「你哥哥交通外官，恃強凌弱，縱兒聚賭，強佔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，你都知麼？」賈政回道：「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，查看賑恤，於上年冬底回家，又蒙堂派工程，後又任江西糧道，題參回都，仍在工部行走，日夜不敢怠惰。一應家務，並未留心伺察，實在糊塗。不能管教子姪，這就是辜負聖恩，只求主上重治罪。」北靜王據說轉奏。不多時，傳出旨來，北靜王便述道：「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，恃強凌弱，一一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，賈赦包攬詞訟一一嚴鞠賈赦，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，並未干涉官事，該御史亦不能指實。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，然係玩物，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。雖石獸子自盡，亦係瘋傻所致，與逼勒致死者有間。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效力贖罪。所參賈珍強佔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，提取都察院原案：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，因伊貧苦自願退婚，尤二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為妾，並非強佔。再尤三姐自刎掩埋，並未報官一款：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，本意為伊擇配，因被逼索定禮，眾人揚言穢亂，以致羞忿自盡，並非賈珍逼勒致死。但身係世襲職員，罔知法紀，私埋人命，本應重治，念伊究屬功臣後裔，不忍加罪，亦從寬革去世職，派往海疆效力贖罪。賈蓉年幼無干，省釋。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，居官尚屬勤慎，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。」

賈政聽了，感激涕零，叩首不及；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。北靜王道：「你該叩謝天恩，更有何奏？」賈政道：「犯官仰蒙聖恩。不加大罪，又蒙將家產給還，實在捫心惶愧。願將祖宗遺受重祿，積餘置產，一並交官。」北靜王道：「主上仁慈待下，明慎用刑，賞罰無差。如今既蒙莫大深恩，給還財產，你又何必多此一奏？」眾官也說不必。

賈政便謝了恩，叩謝了王爺出來，恐賈母不放心，急忙趕回。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頭打聽，一見賈政回家，都略略的放心，也不敢問。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，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。賈母雖則放心，只是兩個世職革去，賈赦又往台站效力，賈珍又往海疆，不免又悲傷起來。邢夫人尤氏聽見這話，更哭起來。賈政便道：「老太太放心。大哥雖則台站效力，也是為國家辦事，不致受苦，只要辦得妥當，就可復職。珍兒正是年輕，很該出力。若不是這樣，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。」說了些寬慰的話。

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，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；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。邢夫人想著：「家產一空，丈夫年老遠出，膝下雖有璉兒，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，如今都靠著二叔，他兩口子自然更順著那邊去了。獨我一人孤苦伶仃，怎麼好？」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，除了賈珍，也算是惟他為尊，又與賈珍夫妻相和；如今犯事遠出，家財抄盡，依往榮府，雖則老太太疼愛，終是依人門下。又兼帶著佩鳳偕鸞，那蓉兒夫婦也還不能興家立業。又想起：「二妹妹三妹妹都是璉二爺鬧的，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，依舊夫妻完聚，只剩我們幾個，怎麼度日？」想到這裡，痛哭起來。

賈母不忍的，便問賈政道：「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，可能回家？蓉兒既沒他的事，也該放出來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若在定例呢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。我已託人徇個私情，叫我大哥同著姪兒回家，好置辦行裝，衙門內業已應了。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。只請老太太放心，兒子辦去。」賈母又道：「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，總沒有問過家事。如今東府裡是抄了去了，房子人官不用說，你大哥那邊，璉兒那裡，也都抄了。僮們西府裡的銀庫和東省地土，你知道還剩了多少？他兩個起身，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。」

賈政正是沒法，聽見賈母一問，心想著：「若是說明，又恐老太太著急；若不說明，不用說將來，只現在怎樣辦法呢？」想畢，便回道：「若老太太不問，兒子也不敢說。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，現在璉兒也在這裡，昨日兒子已查了：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，不但用盡，外頭還有虧空。現今大哥這件事，若不花銀託人，雖說主上寬恩，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，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。東省的地畝，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，一時也弄不過來，只好盡所有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，給大哥和珍兒作盤費罷了。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。」

賈母聽了，又急的眼淚直淌，說道：「怎麼著？僮們家到了這個田地了麼？我雖沒有經過，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，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，沒有出這樣事，已經塌下來了，不消一二年就完了！據你說起來，僮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？」賈政道：「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，外頭還有些挪移；如今無可指稱，誰肯接濟？」說著，也淚流滿面。「想起親戚來，用過我們的，如今都窮了；沒有用過我們的，又不肯照應。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，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，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，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。」

賈母正在憂慮，只見賈赦、賈珍、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。賈母看這般光景，一隻手拉著賈赦，一隻手拉著賈珍，便大哭起來。他兩人臉上羞慚，又見賈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：「兒孫們不長進，將祖上功勳丟了，又累老太太傷心，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！」

滿屋中人看這光景，又一齊大哭起來。賈政只得勸解：「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。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，遲則人家就不依了。」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：「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。」又吩咐賈政道：「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！想來外面挪移，恐不中用，那時誤了欽限，怎麼好？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。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，也不是常法兒！」一面說著，便叫鴛鴦吩咐去了。

這裡賈赦等出來，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，都不免將從前任性，過後惱悔，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，各自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。賈赦年老，倒還撻的下；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？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。雖說是比軍流減等，究竟生離死別。這也是事到如此，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。

卻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著鴛鴦等開箱倒籠，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，又叫賈赦、賈政、賈珍等一一的分派。給賈赦三千兩，說：「這裡現有的銀子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，留一千給太太另用。一一這三千給珍兒。你只許拿一千去，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著。仍舊各自過日子。房子還是一處住，飯食各自吃罷。四丫頭將來的親事，還是我的事。只可憐鳳丫頭操了一輩子心，如今弄的精光，也給他三千兩，叫他自己收著，不許叫璉兒用。如今他還病的神昏氣短，叫平兒來拿去。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裳，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，如今我也用不著了。男的呢，叫大老爺珍兒、璉兒、蓉兒拿去分了。女的呢，叫太太、珍兒媳婦、鳳丫頭拿了分去。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，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。」分派定了，又叫賈政道：「你說外頭還該著賬呢，這是少不得的，你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。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。你也是我的兒子，我並不偏向。寶玉已經成了家，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，大約還值幾千銀子，這是都給寶玉的了。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，蘭兒也好，我也分給他們些。一一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。」

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，俱跪下哭著說：「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兒孫們沒點孝順，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，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！」賈母道：「別瞎說了！要不鬧出這個亂兒來，我還收著呢。只是現在家人太多，只有二老爺當差，留幾個人就夠了。你就吩咐管事的，將人叫齊了，分派妥當。各家有人就罷了。譬如那時都抄了，怎麼樣呢？我們裡頭的，也要叫人分派。該配人的配人，賞去的賞去。如今雖說這房子不入官，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呢。那些地畝還交璉兒清理，該賣的賣，留的留，再不可支架子，做空頭。我索性說了罷：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，太太那裡收著，該叫人就送去罷。倘或再有點事兒出來，可不是他們『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』了麼？」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，一聽賈母的話，一一領命，心想：「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！都是

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！」

賈政見賈母勞乏，求著老太太歇歇養神。賈母又道：「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，等我死了，做結果我的使用。下剩的都給伏侍我的丫頭。」賈政等聽到這裡，更加傷感，大家跪下：「請老太太寬懷。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，過了些時，都邀了恩眷，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，以贖前愆，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。」賈母道：「但願這樣纔好，我死了也好見祖宗。你們別打量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！不過這幾年看著你們轟轟烈烈，我樂得都不管，說說笑笑，養身子罷了。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！若說外頭好看，裡頭空虛，是我早知道了的，只是『居移氣，養移體』，一時下不了台就是了。如今借此正好收斂，守住這個門頭兒，不然，叫人笑話。你還不知，只打量我知道窮了，就著急的要死。我心裡是想著祖宗莫大的功勳，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，能夠守住也罷了。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！」

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，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：「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，哭了一場，如今氣都接不上了，平兒叫我來回太太。」豐兒沒有說完，賈母聽見，便問：「到底怎麼樣？」王夫人便代回答道：「如今說是不大好。」賈母起身道：「噯！這些冤家，竟要磨死我了。」說著，叫人扶著，要親自看去。賈政急忙攔住，勸道：「老太太傷了好一會子心，又分派了好些事，這會子該歇歇兒了。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，叫媳婦瞧去就是了，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？倘或再傷感起來，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，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各自出去，等一會子再進來，我還有話說。」賈政不敢多言，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，又叫賈璉挑人跟去。

這裡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，跟著過來。鳳姐正在氣厥。平兒哭的眼腫腮紅，聽見賈母帶著王夫人等過來，疾忙出來迎接。賈母便問：「這會子怎麼樣了？」平兒恐驚了賈母，便說：「這會子好些兒。」說著，跟了賈母進來。趕忙先走過去，輕輕的揭開帳子。鳳姐開眼瞧著，只見賈母進來，滿心慚愧。先前原打量賈母等惱他，不疼他了，是死活由他的，不料賈母親自來瞧，心裡一寬，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，便要扎掙坐起。賈母叫平兒按著不用動，「你好些麼？」鳳姐含淚道：「我好些了。只是從小兒過來，老太太、太太怎麼樣疼我！那知我福氣薄，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，不能夠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盡點兒孝心，討個好兒。還這樣把我當人，叫我幫著料理家務，被我鬧的七顛八倒，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、太太呢？今日老太太、太太親自過來，我更擔不起了！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去了！」說著，悲咽。賈母道：「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，這也算不了什麼呀！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，你瞧瞧。」說著，叫人拿上來給他瞧。

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，如今被抄淨盡，自然愁苦，又恐人埋怨，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。今見賈母仍舊疼他，王夫人也不嗔怪，過來安慰他，又想賈璉無事，心下安放好些。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，說道：「請老太太放心。若是我的病託著老太太的福好了，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的丫頭，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、太太罷！」賈母聽他說的傷心，不免掉下淚來。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，心下只知安樂，不知憂患的人，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，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，見人哭他就哭。

鳳姐看見眾人憂悶，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，求著：「請老太太、太太回去，我略好些，過來磕頭。」說著，將頭仰起。賈母叫平兒：「好生服侍。短什麼，到我那裡要去。」說著，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聽見兩三處哭聲。賈母聽著，實在不忍，便叫王夫人散去，叫寶玉：「去見你大爺大哥，送一送就回來。」自己躺在榻上下淚。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，賈母暫且安歇。

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。那些跟去的人，誰是願意的，不免心中抱怨，叫苦連天。正是生離果勝死別，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。好好的一個榮國府，鬧到人嚎鬼哭。賈政要循規矩，在倫常上也講究的，執手分別後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，舉酒送行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，力圖報稱的話。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。

賈政帶了寶玉回家，未及進門，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，說：「今日旨意：將榮國公世職著賈政承襲。」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，門上人和他們分爭，說：「是本來的世職，我們本家襲了，有什麼喜報？」那些人說道：「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何什麼還難得！你們大老爺鬧掉了，想要這個，再不能的了！如今聖上的恩典比天還大，又賞給二老爺了，這是千載難逢的，怎麼不給喜錢？」正鬧著，賈政回家，門上回了，雖則喜歡，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，反覺感極涕零，趕著進內告訴賈母。賈母自然歡喜，拉著說了些勤懇報恩的話。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，過來安慰，聽得世職復還，也是歡喜。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，只不好露出來。

且說外面這些趨奉奉勢的親戚朋友，先前賈宅有事，都遠避不來；今見賈政襲職，知聖眷尚好，大家都來賀喜。那知賈政純厚性成，因他襲哥哥的職，心內反生煩惱，只知感激天恩。於第二日進內謝恩，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，備摺奏請入官。內廷降旨不必，賈政纔得放心回家，以後循分供職。但是家計蕭條，入不敷出。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。

家人們見賈政忠厚，鳳姐抱病不能理家，賈璉的虧空一日重似一日，難免典房賣地。府內家人，幾個有錢的，怕賈璉纏擾，都裝窮躲事，甚至告假不來，各自另尋門路。獨有一個包勇，雖是新投到此，恰遇榮府壞事，他倒有些真心辦事，見那些人欺騙主子，便時常不忿。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，一句話也插不上，他便生氣，每日吃了就睡。眾人嫌他不肯隨和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，並不當差。賈政道：「隨他去罷。原是甄府薦來，不好意思。橫豎家內添這一個人吃飯，雖說窮，也不在他一人身上。」並不叫驅逐。眾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麼樣不好，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，只得由他。

忽一日，包勇耐不過，吃了幾杯酒，在榮府街上閒逛，見有兩個人說話。那人說道：「你瞧！這麼個大府，前兒抄了家，不知如今怎麼樣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家怎麼能敗？聽見說，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，雖是死了，到底有根基的。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，那裡沒有照應？就是現在的府尹，前任的兵部，是他們的一家兒。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白住在這裡！別人猶可，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，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，前兒御史雖參了，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跡再辦。你道他怎麼樣？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，怕人說他回護一家兒，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腳，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。你說如今的世情還了得麼！」

兩人無心說閒話，豈知旁邊有人跟著聽的明白。包勇心下暗想：「天下有這樣人！但不知是我們老爺的什麼人？我若見了他，便打他一個死！鬧出事來，我承當去！」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，忽聽那邊喝道而來。包勇遠遠站著，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：「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。」包勇聽了，心裡懷恨，趁著酒興，便大聲說道：「沒良心的男女！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？」兩人在轎內聽得一個「賈」字，便留神觀看，見是一個醉漢，也不理會，過去了。

那包勇醉著，不知好歹，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，問起同伴，知道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，「他不念舊恩，反來踢弄僑們家裡，見了他罵他幾句，他竟不敢答言。」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，只是主人不計較他，如今他又在外頭惹禍，正好趁著賈政無事，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。賈政此時正怕風波，聽見家人回稟，便一時生氣，叫進包勇來數罵了幾句，也不好深沉責罰他，便派去看園，不許他在外行走。那包勇本是個直爽的脾氣，投了主子，他便赤心護主，那知賈政反倒聽了別的人話罵他。他也不敢再辯，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